

《明史紀事本末》卷二〈平定東南〉讀後心得

吳振漢

錢謙益《太祖實錄辨證》寫成於明末，考証精詳，見解超群。《明史》作者諸公對此一著作十分重視，謙益的研究成果，大多被收採入《明史》各卷中。《明史紀事本末》作者則不然，對《太祖實錄辨證》似乎全未寓目，或根本不屑採証，直以抄綴《實錄》為事。茲以〈平定東南〉中二例闡述之：

《明太祖實錄》卷七言：胡大海攻處州，胡深叛石抹宜孫，間道來降。《明史紀事本末》因之。錢謙益引胡深《神道碑》、《行述》等一手史料，証明「深出見大海在克處州之後，而《實錄》則以深間道來降，乃獻謀取處州，此大異也」。（《牧齋初學集》，卷一百一）謙益又考不同源史料之蘇伯衡所撰〈繆美列傳〉，亦証「伯衡記繆美說降深事甚詳，其在處州既下，石抹棄城之後彰彰矣」。謙益進而推論「胡公受石抹公國士之遇，既解甲內附，而又獻謀以取處州，此穿窬小人之為，而謂君子為之乎？」《實錄》限於官修，為誇張元將競相降附大明，不惜扭曲史實，陷胡深於不義。謙益苦心為胡深辨誣，竟為《明史紀事本末》所不取，該書作者之識短可知。

《太祖實錄》卷八載：處州既克，上徵劉基、章溢、葉琛、宋濂四人同赴建康入見。卷九九載：劉基與友人游西湖，適有異雲起西北，光照湖中。基曰：此天子氣也，應在金陵，十年後當有王者起。《明史紀事本末》將上述兩則記載，抄置一塊，頗能神化太祖和劉基起事之？。然錢謙益考之〈封誠意伯誥〉和〈封弘文館學士誥〉，可知「公之事我太祖，傾心佐命，蓋在金陵謁見之後」。（《牧齋初學集》，卷一百二）基〈行狀〉所載西湖見慶雲，謂金陵有天子氣，我當輔之，謙益認為蓋「其門人子弟從而為之詞，非公本心也」。又引蘇伯衡撰〈繆美傳〉云：處平之後，基遷延避匿，待孫炎輩？致，久之始入見，非獨以事元日久，不欲輕為我用，亦不忍負石抹也。謙益進而嘆道：「讀《覆瓿集》與石抹倡和詩，公之心事，二百年後，可以想見」。謙益精闢考証史實之餘，尤能發元末遺臣寸心之微，功力之深，決非《明史紀事本末》作者所能及。